

马万里书

万里自题



影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五 印 影



目 录

- 一、千里回眸——序004
- 二、千里照片——资料记忆008
- 三、千里印象——文章评说031
- 四、千里翰墨——书法作品095
- 五、千里金石——篆刻作品137
- 六、千里写意——绘画作品146
- 七、千里影像——摄影作品157

马万里书画印影集

万里自题



五 印 影 新



目 录

- 一、千里回眸——序004
- 二、千里照片——资料记忆008
- 三、千里印象——文章评说031
- 四、千里翰墨——书法作品095
- 五、千里金石——篆刻作品137
- 六、千里写意——绘画作品146
- 七、千里影像——摄影作品157



1、父母教诲

在浓烟滚滚，战火不断，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的日子里。1941年12月18日，我出生在河北曲阳县一个贫困家庭，8-13岁在家务农念书，1953年完小毕业。

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代课半年，当时村里并没有校舍，利用城隍庙厢房给小学生上课，条件十分艰苦。在代课期间，父亲经常对我说：“当老师首先要把字写好，不然在黑板上写出字来不好看，学生会看不起你”。我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对我却说：“当老师写好字对学生影响是大的”。父母亲对我要求是严格的，并规定每天要写张毛笔影仿字，不然就要挨批评。我父亲毛笔字写的好，乡邻乡亲家喻户晓。每当过年过节街坊四邻写对联、红白事当总管、记账目，全是父亲的事。有时还替人代写书信，解读来信内容，直到父亲82岁高龄时，还是用毛笔给我们在部队的几个弟兄写信。父亲不仅是毛笔字写的好，而且还特别爱看书，什么《水浒》、《三国》、《西游记》、《红楼梦》等书看过多遍，对书中的故事、成语、典故讲起来滔滔不绝。尤其是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情极深。在父亲的心目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马家，就没有我们的国家，更没有普天下穷苦老百姓今天的幸福生活。对毛主席的书更是爱不释手，毛主席的一至四卷一面世，就叫我们在外的几个弟兄给他购买，他把毛主席的一至四卷连续读了两遍，对书中的主要段落都能背下来。他老人家深有体会的说：“毛主席真是一个伟人，讲的道理老百姓读的懂，讲的政策和老百姓贴的近，讲打仗的事更是用兵如神。父亲还经常用毛主席的思想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来教育我们，要想做好事，首先做好人，只有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做大事。”

说起我的名字，很多人认为马千里是我的笔名，还有的认为是我后来改的名，其实不然，是我父亲给我起的。为什么叫马千里，我问过父亲，父亲说：“三国里有个文武双才、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他骑的马叫赤兔马，日行一千，夜行八百，此为好马也”。所以，我从小就是这个名字，不是笔名，更不是后来改的。父亲一生知识渊博，有才气，这对我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从幼小时喜欢上了毛笔字。

2、写字卖画



记得14岁时，我在老家，乡邻乡亲眼里也算是个小有才气的人了。常给乡亲们写写对联，画画影背墙什么的。后来村里青年团叫我干图书保管员工作，那时农村图书，主要是小人书（连环画书）较多，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到两个月时间，所保管的小人书全看完了，有的还看了两三遍，非常入迷，十分用心。并经常向父母亲、大哥要钱买连环画小人书看，弄得家里桌子上，炕上都是小人书，可以这样说，县里书店有什么样的小人书，我家里肯定有。对书上的好画面，还专门剪下来贴在本上保存，就这样久而久之，不仅对小人书故事内容印象深，而且对好的画也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从此，就开始照着画临摹。正当这个时候，我们街上有个姓段的爷爷，是个糊棺帐的民间艺人（农村人去世后，有糊棺帐的习俗，用高粱杆作成房子框架，而后用色纸糊起来，以做人死后有个房子住，配以用纸糊的童男童女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思）。棺帐做好后，周围空的地方，需贴上些画呀、字呀、剪纸等，以做装饰，这样看起来好看。段爷爷看到我临画的戏剧人物画不错，并给了我一些小画样，叫我照着画，画面大约在25×35公分大小，用白报纸，每张画上一出戏，如钓金龟、苏三起解、野猪林、大登殿、武松打虎、八蜡庙等。从此以后，也就迷上了画画，开始专为段爷爷画棺帐上用的戏剧人物画，每张画三毛钱，每个月纯收入九元钱左右。

父亲的影响，母亲的嘱托，段爷爷的看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燃起了对书法、绘画艺术的追求。记得大哥39年当兵，土改时回到地方老家，当时安排在离我们家不远的羊平村供销社工作，（羊平是个古镇，素有雕刻之乡之美誉，也可以说是老到八十八，小到会说话，都会雕刻这门活）。这里是隔三天一个集，大哥看到我的字和画都较前有进步，能拿出手，就带我去集上卖字画。字是用旧皮带制成大小各异，宽窄不一的板刷笔，一边蘸墨一边蘸各种颜色，用笔写出各式各样的象形鸟字，当场写当场买。画是多数从家里画好后带到集上去卖。当时，买一张大白报纸是二毛钱，一张大纸可裁六张小的，而后用来写字和作画，每幅字（画）可卖三毛钱，六幅就是一元八毛钱，除去买纸花去的二毛钱，一张纸净赚一



元六毛钱，有时一个集上可卖出五元多的字画。虽然钱不多，但挣到了钱，心里特别高兴，感到人生是有意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字画也在不断的提高，在飞速发展的大跃进年代里公社由我负责在村里的墙上写大字标语、画三面红旗、千里马、布置村里的党员之家等等。每天忙的不亦乐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乡里为了培养农科技术人才，1958年初由乡政府保送我到保定农干学校学习。

3、特招入伍

记得在1958年冬季征兵快要结束时，一个部队首长来我们村检查指导征兵工作，他在走街串户进行家访时，发现村里的墙上写的大字标语，画的宣传画不错，部队又缺乏这样的人才，这个首长就找到公社干部杨来进说：“你们村墙上的字画是谁写画的，不错呀！”公社杨来进说：“他叫马千里，不仅会画画，而且还会吹（笛）、拉（胡琴）等乐器。是个人才，可惜他年龄还小，参军不行。”那个征兵的首长立即说，年龄小不是问题，马千里这个人我们要带走，就这样连体检都没参加，在58年12月30日深夜作为特招兵直接把我接到了69军107师321团清风店兵营，正式入伍参了军，那时我17岁，入伍后，被分到一营炮兵连。这时，我才知道那个接兵首长是我们一营的教导员，名字叫王云波。

4、自学治印

到部队后，经常为战士们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但一直没有落款的印章，很多人也经常对我说，在你的书画作品上好像缺点什么，不够完整，如果在落款的名字下边盖上个红色的姓名印章那就是一张完整的作品了。从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开始学习治印这门艺术了。要刻章就得有章料和刻刀什么的，这些东西到那里去买呀。一次出差去保定，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篆刻入门》的书拿起来翻了几页看到里面有那么多印章，可是那个篆字我并不认识，我就问那个带眼镜的老人这是本什么书。老人很斯文礼貌的对我说，这是本《篆刻入门》的书，专门讲怎么刻章治印的工具书，我高兴极了，付给老人五元钱，就买下了这本民国二十四年由孔云白手写编著的《篆刻入门》。我又在刻章师傅那里买了两块木制章料，刻下了我第一枚姓名章。从此就和篆刻这门艺术结了缘。



5、初学摄影

1964年12月份我参加了69军的摄影工作培训班，我们的讲课老师就是军宣传处的孙向东干事，他为人好、处世细、受人尊重，而他的摄影技术在北京军区范围内也是最好的，由他任教。

方法就是边讲理论，边下部队实践，不到半月时间，参加培训的十多个同志就掌握了摄影光圈、速度、距离的三者关系和基本理论、基本要领。从那时开始我就与摄影结了缘。66年下半年，我奉命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举办的“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专搞摄影。主要任务是展览需要什么样的照片，就去拍摄，整天围绕着中央领导转。比如，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其他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人大大会堂接见两派群众组织的照片；造反派在“四人帮”的操弄下批判国家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光美的照片；还有我为叶剑英元帅、杨成武上将、杨得志参谋长、秦基伟司令员等军队领导人的照片以及文革中军队支左的照片。我将这些照片汇集编印成另册，以留作后人的历史见证资料。（在此书内不做反映）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生中好奇心强，看到什么都有新鲜感和兴趣感，所以在书、印、画、影以及收藏方面，我都爱好，感兴趣。我只所以爱好到现在这个程度，一是父母有家教；二是部队培养了我，给了我机会；三是领导和同道的大力支持；四是我本人不怕吃苦（爱好本身就是个苦差事）而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学什么都有兴趣从不厌烦，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今出这本册子，正因为爱好太广泛了，所以在求精方面问题不少，错误难免。即便是这样，我还是编著成册，以做个人资料之用，亦望同道读者批评指导！

马千里于太原
二00八年五月一日

今
日

照
片



资
料
记
忆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华国锋同志（在建国初期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武委会第一政委，马千里任人武部第九任政委）在太原市市委书记金银焕、阳曲县委书记李东复、县长张璞的陪同下，来阳曲人武部射击场调研视察。华老首先听取了马千里政委的工作汇报，并高兴的参观了马千里的书法展示。马千里还专门为华老书写篆刻了三枚书写专用急就印章。最后华老对射击场的所有武器进行了实弹射击。



在金银焕书记的倡导下，马千里为华国锋同志刻制了三枚印章。第一枚边款为华政委，第二枚边款为华主席，第三枚边款为华老(三个不同的边款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马千里向华老汇报人武部射击俱乐部的情况。



一九八九年，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在山西军区司令员董云海少将、政委罗敬辉少将、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孙英、太原军分区司令员朱金台大校、政委庞广义大校的陪同下，来到阳曲县人武部视察指导工作，并参观马千里出访日本的书法篆刻作品，挥毫写下了《向阳曲人武部学习》、《向马千里学习》的条幅。



刘政委在观看马千里的
赴日篆刻作品《百寿图》



刘政委在为马千里书写条幅



马千里与登山队队长王勇峰、藏品阁总经理马艳玲女士合影。



马千里先后两次应邀赴日，进行书法篆刻交流、展览、学习、表演活动，图为在日本义卖书画作品现场和画家李夜冰先生同日本企业家、书画收藏家中谷嘉次先生合影留念。



一九九五年六月，日本姬路市立梦前学校校长栉桥行雄先生带领该校十三名小学生专程来在太原马千里所在处交流书艺。



马千里与韩国著名书法家权昌伦先生(左二)、《中国书法》杂志社副社长崔志强先生(左一)、韩国华人书法家叶欣先生(右一)合影留念。



马千里与韩国著名书法家禹国鼎先生在汉城交流书艺。(1999年)



马千里与书法家周根龙先生、齐白石老人重孙女齐自力、女书法家朱建华、沈晓英女士合影。



一九九六年马千里在纪念红军东征六十周年大型笔会上与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左五)、省画院院长王朝瑞(左四)、省书协主席赵望进(左三)、省书协副主席宋富盛(右三)、著名画家裴文奎、荻少英先生合影。



马千里与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孟伟哉(中)、著名画家李琦(左三)、山西省文联主席书协主席李才旺(右三)合影。(1996年)